

本报记者赶赴江西张家,见到了一个破碎家庭的爱与痛(上)

妻子篇

## 执手无言

# 那件紫色连衣裙,早就不见了

本报记者 俞任飞 陈曦 文/摄 发自江西进贤

9778天以后,老家的一切都变了。

老宅倾颓近半,苔藓在红砖上疯长,墙皮和瓦片大片剥落,在地上积了厚厚一层,踩上去发出“咔嚓”裂声。

对着又一波新拥上来的媒体记者,张玉环又讲起他的故事。

8月4日出狱以来,他不厌其烦地重复着,这个过去他多次在狱中、法庭上,和申诉书里提及的事实。激动时,他卷起裤腿,露出旧伤疤。

这缺席的27年,留下另一道撕裂的伤疤,不仅在张玉环,也在大儿子张保仁、小儿子张保刚、前妻宋小女……在所有张家人的情感与记忆中。



视觉中国供图

### 宋小女:这个拥抱你永远欠我的

宋小女的愿望,还是落空了。

8月4日晚上18时40分,她带着两个儿子守在家门口,老远就看到回家的张玉环。

“要抱,我觉得应该抱,这个拥抱他欠我太久太久了。”对着媒体的采访镜头,宋小女这万般复杂的情绪,由网络无限传播。

有人说,任何导演和任何演员,都无法表现出这种压抑了近27年,于此刻爆发的、复杂的真挚的人间情感。

但几十秒钟后,宋小女就因情绪过于激动而晕倒——多年来,她一直有高血压;另一头,张玉环被簇拥的人群挤入了堂屋。

一天后,宋小女出院来到张家村,两人紧握双手,不过没有拥抱。“你要记得哦,这个拥抱你永远欠我的。”望着张玉环的脸,宋小女很认真。

1970年出生的她,18岁经人说媒,嫁给了大她3岁的张玉环。时至今日,宋小女依然能回想起新婚不久的幸福光景。张玉环也无微不至,会独自去县城为妻子挑选衣服。宋小女最中意的是一条紫色连衣裙,“腰上有松紧带,胸口还有一排小纽扣装饰。后来我出去打工,也没舍得带去。”她脸上忽然迸发出少女般的天真笑容,歪着脑袋,轻抿着嘴,连说三个“好美”。

5年后,1993年10月27日,张玉环被警方以“协助调查”之名带走。宋小女追着警车跑了好长一段,还是没有追上。张玉

### 张玉环:我只想待在村里做个农民

记者眼前的张玉环,像个老人,也像个孩子。

27年的牢狱生活,在他身上刻下深深烙印:两颊肌肉因松弛而下垂,额头和眼角几道皱纹深陷。他总是在米饭里加水,因为监狱里蒸饭太硬,他想吃口软的。回家后第一个晚上,张玉环根本没有睡着。

他总忘记家里日用品的摆放位置;儿子给他买的智能手机,反复教了几次,仍是不大熟练;一个电话打进来,他按了几次没有反应,急得抠手……

这几天,在媒体的簇拥下,他围着村子走了几圈,讶异地发现,一切都变了。村里土路浇了水泥。不少人家盖起小楼,只是年轻人越来越少。他的老屋,就在如今弟弟张平凡家的边上。进门左手边的房间,是他和宋小女当年的婚房。



#### 【张玉环】

9778天,他成为国内已知被羁押时间最长的无罪释放当事人。

1993年10月24日,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凰岭乡张家村两名男童被害,随后被抛尸在村西北的下马塘水库。

两个月后,时年26岁的村民张玉环被指控为杀人凶手。

自1995年起,他历经4次审理。2020年8月4日16时许,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对该案进行公开宣判,撤销原审裁判,宣告张玉环无罪。

张玉环出狱。

环被警方宣告为杀人嫌犯后,宋小女先是投奔娘家,第二年去了深圳打工。5岁的大儿子保仁托付给了婆婆张炳莲,小一岁的保刚则由外公照料。

1999年,她被诊断出子宫瘤。经家人介绍,她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吴国胜。2011年,她又确诊宫颈癌。手术造成宋小女膀胱破裂,整天垫着尿片,什么也做不了。

她对吴国胜说,自己不想活了。“你去跟张玉环说,看他让你不让你死!”一直支持妻子给前夫伸冤的吴国胜把她送到南昌监狱,去见张玉环。

张玉环哭着劝她:“你要能活着就好好活着,你在的话,两个儿子都会过得好一点。”宋小女听了劝,打消了轻生的想法。

“张玉环回来了,只能说我这20多年的心事放下了。生活应该继续,我也该接受现实。”宋小女意识到,张玉环虽然回来,但他们已经渐行渐远。

出院以后第一次见面,宋小女有些哀怨,“我跟你说的都是好(的情况),但你现在回来了,我跟你说话,我过得真不好。”

8月7日下午,有媒体问起她如何看待这两段感情。她苦笑,唏嘘,酝酿了好久,却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“那件紫色连衣裙还在吗?”记者问宋小女。

“家都没了,衣服上哪找啊……”她摇摇头。

张玉环是木匠出身,屋里的高低床、五斗柜和衣柜都出自他的巧手,如今,只剩下发潮朽烂的红漆木板。蹲坐在屋内一隅的破镜前,张玉环难得笑了,不知是否因为回忆起新婚的快乐。

当年事发的水库,张玉环不愿再去。经过两个遇害男孩的家时,他没有过多停留——出事后,那两家人一户遭逢噩运,家破人亡;另一户,则在张玉环被释放的第二天搬离村子。

没事时,张玉环就躲在母亲和宋小女刚收拾出来的卧室里。代理律师王飞曾对媒体说起,张玉环给他的第一印象是木讷。如今出狱的他,木讷之外,又添了几分困惑和紧张。常常一个问题抛出,他要愣上好几秒钟。

除了当年的真相,与追责的对象,生活中的困惑,已经足以让张玉环疲于应付。上世纪90年代初,他是第一批走出农村的农民,靠着脑子灵光和一身手艺,他往返于上海、福建等地接活,补贴家用。8月6日,儿子带他去县城转转时,他看得两眼发直,心里暗暗发怵,生怕出错,小心得像个孩子:“这比当年上海还要繁华好多,我一个人肯定迷路。”

如今,他只想老实待在村里,做一个农民。但他还是觉得,人总得有个窝。出狱第一天,当着村干部的面,张玉环就提出,希望翻修自家的老宅。他征求小儿子意见,准备花两三万在老宅地基上重盖一栋新房。

“爸爸,现在农村盖房怎么也要花几十万了。”听到回答,张玉环先吃惊,而后沉默。

8月7日入夜,一家人想带张玉环出门清静几天。出发前,两个表亲上门叙旧,张玉环主动出门迎接。不再似白日的磕巴,三人有说有笑。张玉环拿手比比腰间,笑笑说上次见面时,对方还是个孩童。那一瞬间,一切仿佛回到27年前。张玉环的眼神熠熠闪光。



已经倾颓的老宅